

活路 著 洪羅

萬 葉 文 藝 新 輯

萬 葉 書 店 印 行

796084

82点

萬 葉 文 藝 新 輯

# 活 路

羅 洪 著



萬 葉 書 店 印 行



FUDAN

JEZ0000058841J 复旦图书馆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一日印刷  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初版

萬葉文藝新輯

活路

(短篇小說集)

|   |   |   |   |
|---|---|---|---|
| 印 | 發 | 主 | 著 |
| 刷 | 行 | 編 | 作 |
| 者 | 者 | 者 | 者 |

|   |   |   |   |
|---|---|---|---|
| 萬 | 錢 | 索 | 羅 |
| 葉 | 君 |   |   |
| 書 | 獨 | 非 | 洪 |
| 店 |   |   |   |

有著作權·不准翻印

總發行所

萬葉書店

上海天津路寶里三九號

## 編者獻辭

我主編這些刊物，並沒有什麼大的企圖，深的意義，以及過甚的欲求和願望，祇是基於一種無能抑止的情緒，想替作者奠定一個新的基地，替書店企劃一條新的路線，替讀者齊集一些新的讀物，替新中國栽植一些新的花木罷了。

如果這件小小的工作能夠如分地完成的話，我就心滿意足。

## 目次

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兩個瘋了的女人   | 一   |
| 到那裏去      | 八   |
| 幼小者       | 四二  |
| 餓         | 五   |
| 雪人        | 六   |
| 活路        | 九   |
| 母與女       | 六六  |
| 旅程        | 六六  |
| 稻穗還在田裏的時候 | 一〇七 |
| 白的風暴      | 一〇  |

## 兩個瘋了的女人

合溪村上最近發現兩個瘋女人。一個穿的完全是洋婆子的衣裙，翻着領子，胸前露出一件白絨線的背心，還有一個像衣裙一樣顏色的結，掛在那裏。外面有一件看來又軟又厚的東西，一忽兒披到身上，一忽兒揉在懷裏，有時候又枕着牠睡，但這東西不知是什麼緣故，揉來揉去，披到身上仍舊那麼平整，毫無皺痕，這真叫一村的人都奇怪起來：

「噫，那高個子女人外面那件是什麼東西？」

「那些洋名字誰知道，左右不過是一件衣罷了。」

「唉，真受用，又軟又厚，這種布……這種布……」

「布？這纔不是布……」說話的人揚揚眉毛，表示他多聞多見。

「是什麼呢？虧你也叫不出來，那麼還有一個女人那件是什麼呀，不到腰兒的長，袖口倒快要遮住手背了……嘿，你看吧，絲襪子過了膝頭半尺多還沒有見口，我說她們一定不用穿袴子的。」

那個花綢旗袍外面罩着黑絲絨短褂的女人，坐在一塊斷碑上，淌着眼淚。那個穿洋婆子衣裙的，倚在財神廟褪了色的紅牆上，一隻皮鞋拿在手裏，卻不像左腳穿着的一樣，後跟上缺了一根東西。她忽的驚惶起來，穿上了右腳的皮鞋，好像跛子那麼一腳高一腳低的衝前幾步，就瞪圓了眼珠大聲說：「你們真該死！飛機來了，還圍在一塊兒唧唧呀呀的聽吧，唉，聽吧，飛機不是來了嗎？」

天空祇有幾隻烏鴉飛過，快近她們頭頂的時候呀的叫了一聲，便急急往東南撲着翅膀飛遠了。

聽的人跟她分辯起來，她隨即生了氣，幾乎是蹦跳着叫道：

「不是飛機……聽近一點了不是嗎？唉，你也學他們一樣……跑遠點，我們不能在飛機底下死去的。」她說着拉起那個穿黑絲絨短褂的，儘往前跑，沒走幾步，給一

條隆起的樹根絆住了，兩人踉蹌着一起倒在樹幹旁邊。

那老是淌眼淚，穿絲絨短褂的女人尖叫一聲，很響地哭了起來。看熱鬧的農人更感到好奇有趣，又向大樹那邊圍成一個圈了。大家都奇怪着，這個小村莊上怎麼會沒來由地有兩個瘋女人，而且這兩個女人又這麼穿著得講究奇異。幾個進過城的也說沒見過這樣的女人，要不是老全在城裏天主堂看見過一個洋婆子，那麼這麼翻領子短褂的衣服，老實就不知道是什麼名目了。

可是傳聞慢慢跟着秋風一起吹了過來。白沙村上有人到合溪村，說這兩個女人從南圩那邊討乞着來的。到白沙村的時候，已經是瘋瘋癲癲了。後來從南圩那邊人的嘴裏，纔知道她們在南圩東邊的小村莊上給匪徒們洗劫了一次，小提箱，皮包，手上的戒指，都給搶了去。她們瘋瘋癲癲的哭着，討乞着，兩個人說着一些沒頭沒腦的話，但大家都不明白她們的來路，大家都像看把戲那樣，好奇地看住她們，於是有些聰明的人就斷定了她們是逃難的，在半途上纔流落了。

「外面不是打仗嗎？那一定是逃難的了，不是逃難，平白地怎會到我們這兒來？」



「那麼她們逃難，爲什麼又逃到這地方來呢，單單這兩個女人？」

大家都彷彿猜一個謎。婦人們把嗓子提得那麼高，給孩子打個岔兒就生氣；便是喫飯的時候也兩個三個聚在一起，喫着講着，讓飯粒好幾十顆噴到地上，那些母雞小雞們也就忙了起來，聚在她們腳邊儘把脖子一伸一伸的。

一個好天氣的下午，南圩東邊十幾里路的田野上，有二十多節的一行列車駛過，東南的天空，十多架飛機慢慢近着過來。車廂裏人都惶急了，大家聽過飛機炸車輛的慘事。雖是這段路程上還沒發生這樣事情，但一看見飛機近了過來，樣子要在上邊旋繞的時候，許多叫的跳的人差點兒要把車廂擠破了。各人抓住自己以爲最寶貴的東西，有的想擠到門口去，有的把身子縮得緊緊的，躲在人叢裏。突然車子停了，有些團縮在角落裏的也因爲車輛的停止意識到應該躲到外面去，便拚着一個給嚇得軟癱了的身子，在一片哭叫聲裏，擁向門口。門口跟路軌旁邊的泥地，距離有五六尺高，而且斜鋪着一些石子。許多跳下去的人都跌得叫起痛來，可是挨到門口的人不容你遲疑一

下作一個準備的姿勢，後邊的人便跳下了，早把你不由自主地擠了去。那個穿洋婆子衣裙的瘋女人，就在那個時候把皮鞋後跟跳掉的。沒有了車行的巨響，飛機的聲音聽起來更怕人，許多人因為嚇軟了腿，就在近旁草地上蹲着，而能够掙扎的，都希望自己跑遠一點。

她們兩個先在樹下站着，聽到飛機上機關鎗「各各」地響了，便沒命地跑，也不明白跑了多遠，看見密密的一個竹林，纔安心停下來。但兩人一時都轉不上氣，有一股熱辣辣的東西儘在往上衝。耳朵裏「空隆空隆」亂響，連飛機的聲音也聽不出來了。等喉頭那股熱氣慢慢鬆了下去，纔聽見飛機嗡嗡的響聲，大概已經遠去了。於是兩個人提着皮箱，挾着皮包，找着路回車上去。經過一座小小的石橋，從左手那條小路走去，望見鐵路的時候卻一點見不到火車。這又使她們驚惶了，——也許是走錯路吧，但那座小石橋明明把她們滑得幾乎跌倒的，就算是錯了一里半里的路，這裏能左右望見二三里長的鐵軌，怎麼會不見了車輛的影子？她們惶急着，奔跑着，走上了路軌，看着前後的軌道遙遠地向原野伸展過去，在極遠的邊際上發見一股裊裊的黑煙，也許

就是那列車了！她們下意識地在路軌上蹦跳着，然而那一點黑煙，也在天空的邊緣上失去了。

「這裏是什麼地方也無從知道呀，到鄰近的車站，不知有多少路……」

「大車站纔行呀，最近列車在小站上不是都說不停的嗎？而且……以後車輛還要少呢！這真是今天明天又能不能到鄰近的車站去？有許多鄉村的交通是可怕地困難的……」

「還有玲玲，祇跟明在一起，唉……你想……」

兩人都默住了。一切可怕的黑影都湧在她們眼前……飄零……盜匪……饑餓……一家人的失散。本來逃出給轟炸的家鄉，搭到這條鐵路的終點，也是一個生疏的地方，還沒預定在什麼地方安居下來的。現在，半途上先失散了，而且又是這樣一個四望不見村舍的田野！

太陽卻慢慢地淡了，一聲聲歸鵲刺痛着她們的心。想找一個村莊暫住，經過小土山旁邊的時候，她們遭到四個匪徒的搶劫。驚惶悲切的心上又給威嚇一下，掉了一個

鞋跟的女人當時就失了常態，她好幾次要跳下一條小河去，都給穿花綢旗袍的拖住了。

這一晚，沒找到村舍的時候就天黑，在一個墳場旁邊的茅屋裏，她們坐到了天明。

合溪村上的人還在爭論這兩個瘋女人來由的第二天，她們都餓死在那個失修已久的小小財神廟裏。人們在她倆身上並不發現什麼傷痕，所以斷定是餓死的。那件又厚又軟的東西，在鄉人們看來還是那麼可愛地躺在那瘋女人的懷裏。

合溪村，白沙村和南圩的人還是紛紛的談着這個謎，因為這兩個瘋女人的死，又使人們爭論起來，婦人們彷彿更興奮，喫飯時候噴下的飯粒更多，有一個忙着啄飯喫的小雞，竟給一個婦人在興奮中不留意地踩死了。

## 到那裏去

### 一

「人一窮就爭不得氣，竹三，我們是姨表的弟兄，你總明白我，我——」秋裕口吃地停頓着，把兩個絡滿紅絲的眼球轉了轉，看看嚼着紅燒肉的竹三，嘴唇油油的，便想起自己也應該趁早再喫一塊，連忙拿起筷子向碗裏伸去，紅燒肉卻祇剩得兩塊了。是自己的東，他不能多喫，便嚥下一口唾沫，向另一隻碗裏夾一筷子青菜，送到了嘴裏。

竹三的脖子微微一伸，把嚼爛的紅燒肉嚥到肚子裏，又伸出半個紫紅的舌頭，舐完了兩片嘴唇上的油水，慢慢地說：

「我是兩面親，都望大家好。當初我答應做這個中人，也因為知道你老實可靠；那

裏料得到你的運氣壞到這樣：兩年來死了三個人。」這個臉子長得作怪的竹三，說完話用力把鼻子扭了扭，一大塊鼻涕沾在手心上，然後兩隻手合起來一擦，鼻涕便那麼擦乾了。他一面又用力把脖子一伸，一口淡綠的濃痰就飛到對面檯子旁邊，差點兒落到一條板凳上。趁這些抹鼻涕吐痰的時光，他兩隻又小又圓的鼠眼，向秋裕的高額骨看看，又向左手邊的赤鼻老二，瞟了幾眼。

赤鼻老二生着一個臃腫的臉。到底是臃腫還是胖，別人都不大明白，不過大家都覺得他的臉，跟他的錢財一起臃腫起來的。他坐着面壁的位子，眉頭皺得最緊，菜也喫得最多。他老是盯住剩下的兩塊紅燒肉，覺得這春記酒館的紅燒肉，滋味真不差，想來一定放着幾塊冰糖，纔那麼甜津津的；可惜肚裏有心事，喉頭好似打了結，嚥不下多少。他喝過一口燒酒，兩塊嘴唇合起來披了一披，筷子已經伸到一塊紅燒肉那邊，卻猛的打了個噴嚏，那雙筷子又縮了回來。

竹三又溜動兩隻小得古怪的眼睛，瞅住了赤鼻老二。「二哥，秋裕這筆錢你就放個情，他也是沒法想，唔……唔……也是沒法想，他要面子，有法子他不會拖欠，——包

在我身上……」

這一個的話還沒說完，赤鼻老二就擋住了。於是兩塊紅燒肉，略微冒着些熱氣，仍舊留在碗裏。

「竹三，你這個話我懂得。我不是不肯放情，就是秋裕剛纔的一句話說得好：人一窮就爭不得氣！他雖是要面子，一有錢就還人家，不過近年來他運氣這樣壞，如果老是有法子，沒有法子，我怎樣，你說？你說是包在你身上，說起話來是容易，做起來就難。你肯不肯掏了腰包先還我，叫秋裕立過一個紙，變成借了你的錢？」赤鼻老二的大齒在去年掉了一個，說得急了聲音就漏風，那一點點的唾沫，遠遠近近地噴在檯角上。

秋裕不防赤鼻老二會嚴肅地說着這些話，剛纔自己把這個意思說明白時候，一直到他喝過兩盅酒，倒沒有這樣正經的神氣。秋裕捏着一把大汗，要是咬住牙關不答應，他有什麼法子？原他知道赤鼻老二愛喝酒，想甜甜他嘴巴，不好怎樣打官話，纔忍痛拚這麼塊把錢做東的。他預先還跟竹三打過招呼，把這個意思說明白，當時竹三一口承認包在他身上，他會說得赤鼻老二發點慈悲心，今年先付半年利息。可是現在赤

鼻老二板起臉孔，竹三卻不接嘴了，秋裕的高額骨抽動兩下，焦急地望着竹三的脸，等着竹三說幾句話，可是竹三卻沒有看他，把兩隻眼睛遠遠的望在街心，那股閒散的神氣，好像看着什麼把戲似的。

斜對面那家雜貨店，開了留聲機唱片，有氣無力地把聲音送到這裏來。面對着壁的赤鼻老二，側着臉子向外面望了望，嘴裏卻咕嚕着說：「他娘的，又是老調！」

「呵……呵……」竹三像是湊趣的在喉嚨口冷笑一聲，兩隻鼠眼在狹長臉子上打個轉。那四郎探母的唱片卻不慌不忙地響着。有些路過的人，雖是聽熟了這雜貨店的十幾張唱片，也都回過頭去望了一下。

祇有秋裕沒回頭去看，他身子背着街，心又拉得緊緊的。他祇從面前靠河的格子窗裏，望見一方白茫茫的天，像浮着一層薄蠟似的，看來不久會有大雪。

「不過，二哥你總得幫點忙。」停這好半天，竹三纔這樣說了一句。

「那個我幫忙不來，別的都可以帮助，祇有這個老傢伙就不能幫忙。」赤鼻老二把兩個指頭環成個圈兒。「我是辛苦了大半世纔積下這三百塊大洋，你想我能不能



够放個情？要是借了彭老爺他們的錢，沒有二分的息，恐怕攪不動一個銅子！」

他赤鼻老二是打定主意不肯放情的，三百塊錢的本利，今年一定要歸清。他想到一塊塊大洋積起來的時候，多不容易。也是命裏交進一步好運，有一年稻荒，不知祖宗爺怎麼保佑得這樣靈驗，他神差鬼使地都種了棉花。別人都說他發了癡，到結果他看着人家鬧荒，那些花倒是熟年。這一年上，花價也好賣，便賺了五六十塊錢，以後他種稻種花，都沒有喫過虧。就這樣，慢慢地積成三百塊整數。那時候，幾個應該喫魚喫肉的錢也都省了下來，到現在他怎麼肯輕易放情，祇拿到半年的息？這蠢事他決不幹。

這時候，靠門口的菜鍋正冒着熱氣，老闖春堂兩手叉在腰圍上，向斜對面的雜貨鋪子望着，等一會，纔想起鍋子裏的東西，便開着鍋蓋把半鍋子泥鳅盛在鉢子裏。這股腥味儿，把赤鼻老二的涎水都拉了出來。這種不化本錢的東西，到冬天就是鄉下人最好的葷菜。可是這裏燒的油放得多，滋味一定好，他就開口問春堂：

「這新鮮的鳅倒不差，你是用什麼油燒的？」他裝着內行的口氣。

「什麼油，是豬油！你們要來一碗？」春堂笑露出一口焦牙。